

箕谷文鈔

質谷文鈔卷五

海昌查揆梅史著

幼樗吟稿序

僕自學爲古文辭詩歌垂老無所成顧徧性不欲有所依以爲重老輩負重望者能出氣力低昂人苟心以爲非雖終身不倖見其顏色方儀真官保撫浙時傑出之士羣聚於西湖風流掩映盛一時僕所交獨蕉萃孤耿二三人而已鐵珊方君其一也始相見於湖上葛林園落然相契謂有真性情自是舟楫往來吳會及同客都門離合之際不忘於詩比同官畿輔得數數見其持論益嚴出所汰存六卷屬爲定之類皆淵雅恬靜信其可傳獨恠鐵珊少年遭迂軼擲不得以文章

自致通顯屈指就下吏久而愈困其託於言者宜如何侘傺
悲歎耶顧其詩獨無此豈於浮沉得失不一累其心耶抑旨
深詞隱使人自得之耶苟非知其人之生平幾無由得於語
言文字之外其溫厚又何如耶揆與鐵珊齒相亞所遇大略
同其自持於詩者少至老不苟異揆宜若可以定鐵珊詩矣
宋韓子蒼謂米元章詩有惡無凡徐師川詩無惡而無凡若
鐵珊可謂無惡無凡矣乎然揆以師川屬鐵珊而自以爲有
惡無凡世有韓子蒼亦許我乎

普次雲詩序

詩莫盛於唐唐之詩人多出典州郡如韋應物岑參劉禹錫
郎士元白居易李嘉祐許渾杜牧其最著者也此數人者始
終遭際或不盡同而文采風流標映一代固非尋常二千石
能知之矣且自太史輜軒之職廢而民俗之淳澆人情之好
惡幾無由自通使非賢太守以和平之德優游唱導與其部
之人相見以性情而斤斤焉聽諸法吏之所爲可乎子曰頌
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夫達於政者未必皆得於詩得於詩
而不達於政蓋寡矣次雲太守今之有得於詩者也以京朝
官至畿輔屢權大郡不以家世名位先人與人交和易安雅
歛然常若不足所爲詩若干卷聲情綿邈每低徊往復於一

句一字之閒言有盡而意無窮也於唐賢中尤近劉隨州韋
蘇州劉與韋皆以員外郎除外而文房晚出有迕時之慨唯
蘇州終始從容李肇國史補稱其所居焚香掃地而坐所爲
詩得古人風韻以視太守其庶幾乎夫士大夫生際治平奉
職無闕於其燕閒作爲詩歌以繼熙朝雅頌之美抑可謂無
惡於其志焉況其游歷所至自江淮吳楚至於幽并河朔山
川風土之殊與夫舟楫輪蹄行役之所遇尤有不能自已於
言者乎揆嘗讀全唐人詩見丞簿尉中稱詩者甚夥獨少令
長卽有爲之者未幾卽去而令長之爲詩人僅一盈川楊炯
耳以此知古今俗吏去風雅絕遠況如揆者耶而太守乃不
鄙夷之而屬論定其詩斯又唐賢之所甚妙者矣

方靜峯柳村兄弟同乘集序

人何以自立乎能自愛而已矣自愛奈何能不苟同而已矣苟同者闇然媚於世之所爲也彼勢利聲色之所在已不足爲中人以下強以最難而尤非單寒之士所能自主獨此語言文字尙可自我爲之者而并不許其稍異於人人也可乎哉鄭緩呻吟三年學爲儒而其弟爲墨儒墨相辨鬪於一室求異於人人乃先自異於兄弟尤不可謂之不苟同也斯言也吾於方君靜峯柳村兄弟之詩得之二君皆好予其詩恒欲以予言爲定予固不欲苟同者其詩未嘗同於予而求稍自異於人人則無不同靜峯落落寡言笑柳村校和易然皆不立崖岸而自然狷潔其詩蒼潤雋上長於五言皆言其所

欲言而非斷合於世之所爲詩者年皆五十矣同客合肥貧
無所爲樂則兄弟自以詩相酬慰予因其人而愈知其詩也
士君子立身行己各有依據詩其小焉者而猶自愛如此則
其所不自愛蓋寡矣嗟夫不苟同於世而有以自立獨詩云
乎哉

韓奕山詩序

予獲交韓奕山於江寧聞其能爲詩而未見也再遇於合肥因其詩以知其人才筆峻上刻苦不苟作人人所言者勿言也其所言恒若不得已者不遇於時無以安其親一篇中三致意焉旣卒業而爲之序曰子夏序詩三百篇皆著其所由作與作者何如人自卿士大夫至宦者戍卒思婦各許言其所欲言而獨無有如後世所謂畸人寒士之詩者何邪豈太史所誦太史韜軒所采有所忌諱而禁不許錄邪然則小雅之詩又何以云也吾固疑三代之士甚佚樂矣求之禮經受一命爲下士未受命爲士爲庶人下士之祿視上農夫上農夫可食九人而恒以家七人爲率計一歲所入足以給其家

而猶有可以贍一二人之力故賓祭冠婚皆得資其餘以爲
量家室恬嬉俯仰從容且其所爲事不過閭閻族師聯繫數
百家之間又得以其時修鄉飲之禮笙簧酒醴詠歌太平豈
復有悲憂侘傺不自得之士耶此制寢衰漸亡其籍士日以
貧漢唐雖崇尚儒術而其所以待士之厚皆聽士之智慮才
辨所自取於是巧與拙校而巧勝矣名與實校而名勝矣誠
與僞校而僞勝矣夫勝不勝何所重輕士而恒不勝者乃欲
以悲憂侘傺之所寄爭勝於嘗所不能勝而勢反操乎其所
必勝嗚呼此漢唐以來詩士不遇者所爲尤多也奕山髮垂
垂將老生產旣盡浮湛庠序閒無一人之知子然獨游視其
身如孤雲野鶴聽其飄泊而止焉獨其詩惓惓老親無閒終

食三代下有蓼莪吧咭之遺音非子夏之徒所許耶若其辭
之優格之工或以爲賈島方干一流世固有知之者

家梅陽家累圖序

夫重鼎可負而絕臚於百鈞崇嶽能升而躋步於寸垓何也
才有時而窮力有時而匱譬諸畏影而亟逃於驕陽比翼而
思奮其獨翮合之則繁息離之則快惘者其唯家累乎夫語
言之妙兼其筆舌啁笑之指甚於涕洟斯圖所屬良可念也
圖縱不三尺橫略倍之方圓相倚輪輻畢具因蓬轉軸就葉
假蓋家無靳驂亦眇良犢身手自將牛馬任呼挈瓶提筐左
孺右稚九梯之豕七坎之猫犬行狺狺雞鳴牖牖竹籥柳箏
椰瓢瓦釜盈箱壓轂脛續肩僂累且勞矣何可已邪往者士
龍入洛借屋廨中思光還吳牽船岸上未嘗驅役雲煙張皇
屏幃也他如圖寫僑札嫁娶朱陳妙或入神作非自己古人

所無君獨有之添頰毫染眉嫵吳帶曹衣周妻何肉謝劉峻
之三同分顧愷之一絕雙輪獨漉八口團圞伸紙含毫躊躇
滿志矣嗟乎孟門太行亦云嶮絕長蛇猛虎良復大難誰知
薦肩火色之奇徒爲車軸勞薪之歎蓋可悲也乃獨借登隴
射雉之樂方寫服阜飛黃之愴息婉而多風伊何人哉

春雨詞序

春雨詞者無錫楊君夔錢塘高君塏在都下宣武南坊作也
時則面上塵紅裹頭釀白斜街暫賃隔巷相呼掃郭泰之荒
郵擁鄂君之繡被窓昏破紙檐響搖金夢來如雲人往似月
警銅龍之暗咽牽玉虎之迴絲孽牋殘滴之中選毫孤餓之
側爾乃歌餘香于起夜想深巷於明朝鐙有墜花酒無孤酌
詞成以春雨名薦志感也則有漂絮悲今飛蓬感昔岸闌黃
姑之渚烟迷青雀之臺按拍迴廊畫簾何處提鞞舊徑秋井
都非縱使崔護重來依然門巷韋郎再世已老華年於是刻
羽同聲絃絲竝奏北地夢華之錄南唐鉛粉之詞神雪靈彈
迴波慧句脆心竄志羊權墨會之篇弔夢歌離張泌妝樓之

記朝雲楚女暮雨吳娘暖思如蜂單情若水抽簾之想方沈
淋鈴之聲相助譬之談禪錦障元秀訶其哀頑話舊黃鱸嗣
宗寄其幽憤君真速藻才豈妄花一枝秋兔題漢上之靈襟
再唱黃雞續巴西之剪燭

倪太母潘太恭人壽序

方今壽鏡澄霄樂瑄被野敦序人紀洽和年籥誠欲推暨盛
美極於嘏溘毗佐蕃政副諸岳牧則教孝阜俗郡伯始矣然
則賜金之娛不徒銘鐘刊鼎輕軒之奉匪直書笏弭彤昔者
登張霸之堂吏多孝友圖陳紀之狀戶有丹青劬躬飭行爲
百城先焉顧溫柔在誦同有煒之美豫順成境等無儀之詩
自非薛宣東閣曾吏朱雲彥德南轡舊留孔惠楊權或乖毋
乃慎乎賦固今太守松泉先生門下士也束修升堂橋衡奉
席緒言徹贖內行切膺良有日矣又以懷牒得就褰帷習其
作忠知所資愛六月之吉爲潘太恭人設悅慶辰僚案交
屬授管於賦惟太恭人德與福兼榮隨齒茂規其盛儀

則鸞鳳戢影語以淑範則管蒯懷慚至于襪履冬輸筐筥晨
飭鳴簪佩溢譽檐帷女圖之常無足爲頌蓋自觀察公
有匡俗茂世之才懷難進易退之節元結中年已稱漫叟王
符老去自著潛夫太恭人婉孌山棲從容巖處醕饋動色
佳泉効于井眉涼燠契懷甘露被於堂下墻陰弃核逾時而
已花沼上纖鱗移晷而過尺僂游燕喜垂四十年于是駒騰
雛鸞伯歌季舞以弧門冠乍之年奮金馬碧雞之辨莫不上
耿光緯下直喬嶽綸綍之使相望於道路輪謁之賓交屬
於里第固已極文章之榮備鍾庾之盛太恭人喜可知也
賦則謂太恭人之貞教明識自致康娛者顧不在是何也
當太守之出典鳳陽遣安輿汎夷塗駟馬騰于外廐蘋蘭

潔於廚傳屬吏望塵里老負漿以迂太恭人孝經四篇向
北辰以拜陳留七邑賦東征而行固其宜也太恭人獨謂
大夫之孝譽以安親列郡之寄正以率下第使四民草偃百
雉風動神爵棲庭嘉禾在野家興禮讓之風人游熙攘之宇
賢良之名遠逾榮養其母予迎由是太守璣尺廉平寢饋
禮律酌泉表潔秉燭効勤凡以宣仁風循慈訓也異等考
績特達受知王霸繼廣漢之後平反尤多蘇威薦柳儉之
才清節第一於以知太恭人縝密之德淵亮之鑒昭家誠
勗官箴彼九熊教嚴封鮓近矯者方斯蔑如矣夫羣鱗競躍
爭煦沫于冠鰲纖響竝聞必和會於諧鳳今太守推暨前
軌疏導衆流禮在升堂義存媵爵譬之感膏雨而圖繪元雲

對珪璋而離婁高岳溯洄有自譽頌知歸豈城之私言而已
是爲序

李大方伯德配吳夫人六十壽序

大方伯以端右之才膺方岳之寄導揚休和匡飭廉茂上承
桃被之風俛暢登宏之化呂公著之折同官約言精識
李文靖之讀論語節用愛人 朝廷以蔡子尼爲正人天

下知文彥博是長者物無鬱滯政在惠和謳歌之聲筦管無
以競翔實之氣膏醴無以加此則谷永抗疏所以心折于薛
宣陳蕃屬吏於焉歸美於仲舉者也嘉慶十七年十一月之
吉爲 誥封夫人吳夫人六十慶辰屬吏奔走爲 大方
伯壽 等乃稱觴而前曰夫建木儷景必有駢望之枝者理
也長鯢運海必傳兩翮之力者勢也 國家有延禧建福
之高勛亦必有彤史女圖之麗則是以采薇天保作於上農

風雞鳴應于下 夫人寫韻名家鳴琴淑範頌德象女師之
箴奉祖廟公宮之教高門三戟夾河列郡之雄步障七重詠
雪論詩之盛晉祠流水曾隨傳姆之車魯殿秋風亦頌靈光
之賦泊乎河水一泮樂衛齊名嵩岳三花鏐韶相禮兩家鼎
貴時論榮之於時 方伯門高七穆才擅九能擬子虛上林
文伴司馬對周書爾正博擅天鷄杜正倫入文學館而遷兵
曹孔休源嫺起居注而改祠部使車直指段文昌節鉞之鄉
夾袋書名范魯公衣鉢之選卓異已聞于 彤廷敷歷必資
資於單外前席之對被 賞于宣室專郡之寄叱馭于太
行先是 光祿公與 夫人 尊甫太常公嘗開藩于晉矣
韋丹故事朱輜有世官之稱徐淑偕行鏡檻列婿鄉之字此

不獨見郭并州之治行抑可爲劉賓客之嘉話者也旣而

御屏記名銓衡上考雋不疑之判牘多引春秋張嘉貞之
料事不闕旬日獬冠一角旌節三花陳臬啟藩建牙開府固
方伯元愷之才實夫人徽柔之助而瑞等所以侑於

方伯者抑又有進焉方伯接迹韋平追踪尉顧星辰在握
河海停胸條風扇而動植皆靡搏木然而幽潛竝燭復何足
勞其吐握假以冲顏然而王蘊遇人牽車帷而與語崔公曠
度望鬢髯以如仙遂使偃草懷風恬波趨壑山濤簡要用人
之才地皆宜何允惠和左民之度支不匱於以斟酌元氣醞
釀天和樹丹青神化之心慰霖雨蒼生之望而夫人之琚
瑀鳴佩山河陳儀弗祿爾康介福未艾爲何如也至於山蕨

潤蘋晨鳧夕雁詠江沱之詩美燕翼之譽婦師之常抑又次
矣琅璈奏逸旗翼星高拜 丹詔于 九重晉天衣以
一品魏城春月端明窈窕之詞劉綱仙桃樊英黎收之拜亦
以見 軒曜之光溥被于鉉珪 坤順之儀溢美乎煒管
雖列玉鐫詞鎔金鑄字嚶鳴細響詎可以肖歸昌祿飾盛儀
何足以圖戴勝是爲序

楊節母陳太孺人六十壽序

節母之於壽甚難矣。黽勉艱苦心逾於力。其於大年蓋不覲其有而有之者也。每見宋元人多有引觴之文。或以爲非古。然吾見郡縣志所載貞節婦夥矣。苟非能文之士。掄揚讚美。則其志行始末終不得詳。而其得詳以傳于世。則有子無子之別而已。有庸衆之子。仍不足以傳其母。則才且賢者可貴也。予獲與楊君子萱交。子萱齒弱於予。且三十年。英跼翩舉。宜與當世賢豪者游。乃獨好予。謂可與言。予方媿椎魯鄙樸。無可聞于時。子萱顧好之。竊疑子萱之何以有此也。今年以事至保定。亟從子萱文。譙爲詩。謦乃以節母陳太孺人六秩徵言於予。予之言何足爲壽。亦太孺人有子之足以自壽耳。

矣且夫節母與賢母兼之實難憔悴悽惻百年一日潔其身
矣無與於其家也至于撫孤授經使欲絕者續欲衰者興與
於其家者重矣而其子恭弱不才才矣或沾沾焉以富貴
利祿爲顯揚以視夫篤行有文克自立者又何如耶太孺人
生高門巨閥昆弟玉方鍾溪兩先生皆以文章位侍從仍世
通顯習聞禮範其於節固然矣而贈公茂甫先生之捐館舍
子萱生三齡耳太孺人不以家世自矜重不以疾苦自偃息
不以貧瘠多責備人而於教督遺孤尤不肯以幼弱鮮同產
稍示憐愛子萱旣婚且宦矣太孺人就養來每出入必問有
所失輒命長跪訶讓不少假故子萱得奉母氏訓又習聞舅
氏之問學緒論能知人取友文行交飭年甫三十而恬澹自

愛不爲苟然向者予固疑其何以有此也然非子萱之才且
賢太孺人亦安與尊榮已耳其節行之蘊然賅備如此未可
知也且以予之惟魯鄙樸其言無足重者而子萱猶諉誣及
之世之名公魁士得交於子萱而爲太孺人言且什佰於鄙
人鄙人何能言故曰太孺人有子而自壽之云爾

通學士恩壽序

國家赤芾會同寵綬世胄黃圖職貢嘉賓蓋臣是以有媿之
後五世而至正卿成季之勛百年而保彝器若我蔭齋先生
滿洲佟佳氏之宗支也吹律知姓以地爲氏譙明之山伯益
以紀右族闕鞏之甲唐叔以處參虛 高皇帝戊子年雅爾
古寨長扈拉瑚以其衆來歸 太祖以其子扈爾漢爲養

子賜姓覺羅隸正白旗于時先生六世祖諱扈喇虎實偕以
來作識雜鈴占辰箕緯竇融歸漢奉奠壤於明堂呂伋在周
備干戈於宿衛 賜姓則華聯萼附開朱果之別枝隸籍則
色正芒寒得金方之麗則材武起家勛猷仍世至先生始由
文階致身卿貳其敷歷中外三十年者可得述焉先生少孤

無寢邱之封田有義成之禮教乾隆壬辰以內閣中書出爲
廣東韶州府通判地近跼黨文諳磔鼠自過召公之露不飛
鄒衍之霜然而萬事察眉一官強項姦胥大猾避其威稜比
之魏絳明刑戮揚干之僕廣漢捕酒突霍禹之門豈古今人
不相及哉於時普寧縣民陳阿江等私受安南將軍翁該等
僞職先生偵獲置於法酒坐齊髡草間秦謀受百蟲將軍之
號蝟斧蟾鋒懸五羊大夫之圖文身務面卒之桅鼓不鳴觸
蠻無擾先生與有力云旋以循良報最治行受知民爭請命
不敢飲羊公自監州何憂無蟹由潁州府知府浮擢監司乾
隆五十七年江浙海濱屢有盜警兩省營弁互譏疎防制府
檄道將會勘先生以松太道當行有言宜盛陳兵衛者先生

獨否鯨波無恙戴來太尉之頭鳬藻何勞不借領軍之面牛
斗星分萑蒲界定連雞之勢宛然殃魚之怨何自嘉慶四年
江南按察使擢湖南布政使兼護巡撫道旁口碑如舊所歷
顧以汲黯卧病治淮陽而不能馮唐既老守雲中而自媿遂
乞內用以鴻臚寺卿歷今職蓋先生以衛霍世家顧廚名士
傳經國胄承學家林聞道最先訓知恐後其在詩曰王之蓋
臣無念爾祖先生有焉泊乎徵引年之經讀止足之傳儵然
有容倜乎自遠非所謂進退裕如者耶先是直省駐防八旗
子弟不得試於有司先生按察江蘇奏請援在京八旗之例
別設學額由是佩觿嚮學止戈知文漢置期門通孝經章句
魏選華胄充博士生徒說者謂章志貞教廉頑立懦嘉猷入

告被飾多矣諸哲嗣聯翩乙科迴翔省院良有以也某月日
爲先生壽日頌德介觥以是爲序

陳叔安詩序

予客皖江數年未嘗出求友獨鄱陽陳伯游叔安兄弟時時以文字與游處伯游天稟高峻沈酣著述爲古之學者叔安年稍弱以家學相切礪尤好爲詩歌間出所作質予且曰昔方望溪序朱某文譽少而規多敢援以爲請予矍然起曰非叔安固不能爲是言也奇偉非常之士挾其才筆霜鋸電擊不可一時譽之恐不得當況又可規乎哉雖然嘗聞之子夏受詩於孔子而序之者也孔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悅不若已者處夫悅不若已者處是求譽者也好與賢已者處是求規者也夫詩可以規人而叔安先求以規其詩吾知其可規者固無有已叔安不以予爲不若已而遂以爲賢

已吾則豈敢抑尤願叔安毋求規於今人斯可矣今所謂詩人者殊淵源別門戶風氣之燥濕性情之剛柔才地之厚薄既人人異而各譽其是各規其非第徇一人之私叔安又烏能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哉古人往矣不能聽其言詩卽其言也求其立言之指而得之而幾及之不管其譽我焉得其立言之指而幾及之而未能竟及之不管其規我焉求規與譽於古人則固已規多而譽少不猶愈於世俗之所謂漢魏唐宋紛紛訖無定論者乎文子曰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求規於今人所謂耳聽也且又安知今人以爲可規者非古人之所譽乎叔安詩情韻不匱唱歎綿邈愜使人味諸語言之外蓋有得於古而不溺於今者由是自信其學

無有所遷足以名其家無疑也而又何規之足云

碧城仙館詩序

自古楚侈漢豔流別碩人宋畫吳冶標舉慧地才情所尙匪
直詠歎夫其沈麗之想直欲一冬春於四時縣邈之致庶幾
遇尹邢於千載孝穆玉臺之作豈卽惓淫子昇吐谷之文自
足傳寫蓋由流唱均響感人最深雖歌笑之旨過於涕洟柔
曼之愛逾於骨肉江河萬古此製存焉浙西山川激峭風氣
適緊人文所孕工爲刻深吳歛越吟肥瘠異視國初以來
婁東之詩祭酒稱盛浙人罕迹其遐躅者胥由此也世之名
流彼我一致自爲通變緣情綺靡酌稟華亭於金匱楊薈裳
農部錢唐陳雲伯孝廉作焉農部之詩上規六代下掩三唐
雲伯晚出遂相後先柳顧言愛庾信之文虞伯施肖徐陵之

體東南作者乃稱楊陳云歲乙丑予來京師孫古雲襲伯招致宣武門之邸第雲伯先在賓館蕭該何妥同濡軌於長安蘇綽盧柔竝奮鱗於京邑雞鳴膠膠風雨如晦三人者蓋無間昕夕焉才分攸殊無嫌揚權緩急之故韋弦互答王憲有抽簾之恥君苗致焚硯之慨古人豈吾欺哉迹其思來藻合綺往霞驚杼軸之妙星辰在緯咳唾之響鸞鶴同聲惡心妍狀靡得而言夫璇題玉英建章之宏構也以之儷陶復之枅枅則野脂田粉碓蘭陵之芳澤也以儷寒女之襖飾則陋是故質文相宣斯華不厭樸聲情並麗乃詞不害志銀河不夜總緗宛轉之繩珠斗高寒盡嵌雕華之字原其排比終始要約義類崔慰祖聚書萬卷陽亢宗鍵扃六年用能垂條金薤

之林扶榦玉樹之園一衡之割亦極味於燁蠶一珮之鳴必
盡澤於犀毘長言不足何患才多至於帝釋天宮發人外之
想琅嬛祕冊搜寓內之奇騷鸞拍洪厓之肩歛袂答樊英之
拜通慧絕嫺夫豈剗戾都門形勝之雄百餘年來流連觴酌
詎乏耆宿若夫三輔黃圖川原恣其決眚九朝野紀烟墨助
其摘華加以柏複唐裝轆葛盧采獵豔胭脂之塞吹瀾琉璃
之河應劉之在鄴中文章最盛機雲之至洛下聲譽尤騰氏
腹房胸燕南趙北蓋茲集爲最鉅矣犬馬之齒三十有六雲
伯之生乃弱一歲僕之瀟落曾何足云雲伯三上春官行將
謁選文肆質齏謂之何哉雖然臨邛高文乃輸郎官之貲騎
省雋士勉就河陽之辟曩者農部曾爲之君又何尤文不勝

命此才可惜流覽宏製能無三歎祭酒可作諒隄斯悌

質谷文鈔卷六

海昌查揆梅史著

亦政堂詩序

今之詩蓋寥寥矣吾於劉君介純之爲政而知介純之詩之可久也始吾遇諸皖其爲人昵古而躋俗尊文而尙誼君子也嘗出西郭門登盛唐山望樅陽江漢武斬蛟處酌酒余忠宣祠賦詩而別比官淮南北距介純所治恒三五百里而近販夫走卒村傭市駟負戴兩邑間輒稱述美政以爲廉且厚嗚呼彼酷者吾不知矣其廉者每操切刻深爲已甚而其民之苦廉吏或反甚於苦酷吏者胡爲其然邪今介純通於政事已如此吾故曰聞介純之政而知介純之詩之可久也且

古之作詩者不必傳傳亦不必久非其有幸不幸也匠人之於宮室宋廂同梁相同瓴甌墜墁無不同而自其潰于成以距於隳壞之日或什伯倍蓰無一同何也州縣之吏因革乘除計利弊算縉粟程久暫無不同及其敝也或以歲計或不及以歲計又何也蓋非其幸不幸其精神爲之也爲政者之精神可百年則受百年不敝之實作詩者之精神可百年則受百年不敝之名介純之於其詩綿麗爲工鬱伊善感其言已也務盡其性情其言人也務盡人之性情而因以自訓其性情夫性情者精神所由出者也吾故謂介純之於政與詩二而一者也介純年二十成進士不得入承明廬備載紀之官以墨綬去顧不以自卑學校農桑爲之不遺於其職讀其

詩懽懽悒悒若唯恐無以行其意者蓋自其游京師攬遼海
登醫無閭冠佩陸離高睨闕武數千里震盪感慨不能自己
者已如此焉嘉慶己卯暮春三月旣望獨游江亭西南風作
江聲浩然吾念吾友乃歸次第其所作且慨然曰舍性情不
可與言詩舍性情不可與爲政

代孫古雲送陳雲伯序

雲伯館閣才也以令長行升沈之故迂其才命交游之盛繫其去留結軫臨發文詞滿家朝士達官動色絜息夫驅車國門日無停軌車中之人豈乏魁岸彼重客往賀取讐賸俗知與不知慨獨在君所謂歎息之聲榮於感遇其人可知何論華悴丙寅歲始賓御告行檐花欲冰砌苔如雨林羽之雛未乳園樹之葉猶霜如琴之轡左驂已駕傳坐之酒離觴再行雖攤門安橫隧井投轄勿能留也雲伯旣舉孝廉測交日下丹雉白犬所無足喻弦吾佩君韋君佩吾置季心於兄行處灌夫以弟畜明月在地照君之影驚雷出戶聞君之言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詎不信歟雲伯留雲繪園者二年丹壑之幽

聊託夫微尙白駒之勢勿涉乎遐心於時法梧門學士楊蓉
裳農部查伯葵孝廉往贈來答文謙稱盛比之郭林宗之游
京師陸士龍之至洛下焉已而詞賦之名傾動公輔誦法封
禪徵引鈎讖鐫銘元錄涅字黃圖上昌黎聖德之頌著南陽
文學之書馬周末遇爲常何起草班彪擲翰代竇融上牋制
誥之才豈異人任夫梟集翰林雉竄文圃昔賢所嘆君乃反
是忍詬攘尤褊心未喻顧以親老試吏乃心榮養彼桓宣武
之舉元秀蕭遙光之薦僧孺伊何人哉伊何人哉往者太邱
爲長盡刊刻之美文疆作吏極視膳之娛臣無虛受固已審
矣何必八州作督然後爲雲伯榮哉至於續唐六典校漢七
略國有人焉爲君惜耳贈行之詞無取溢譽張衡幽蘭之怨

傳毅孤竹之篇蓄隱意澀抱幽語重車麟之聲擾我魂夢湖
海之氣感茲俊游楚尾吳頭燕南趙北鴻有去痕輪無留響
送君千里如何如何

黃霽青孝廉詩序

文章易作道峭難爲吾友頻伽其庶幾乎頻伽移家魏塘與
詩老黃丈退菴友善而并交其長公霽青旣與羣友還爲紀
拜雲屋天構自有肯堂之架蘭熏雪白要無差池之言故霽
青爲詩與頻伽近夫斂舷擊汰松陵之致迥然弔夢歌離樊
川之集宛在彼寢饋騷雅斯跌宕麗則極沈淵之墜思發幽
巖之微歎如往而復承蜩無以喻其微乍合還離遺蛇何從
偵其迹咳唾若紺染廣襲以無痕芳馥如烟罨經旬其未散
由其託興纖微取懷孤遠用能咀含垂露抗墜哀湍僕嘗與
頻伽說詩湖上謂晚近作者口吟舌言千態萬貌才雄者絕
曠瞻高者決皆呼嘯則鷹隼疾厲靡濫而雲霧洑蕩非不足

以臯牢羣有總制噲言顧翔實非反約之精鑿空亦多才之
患郢書詎爲宏論鄭璞何可欺人爰有謝喧處寂辭煥就寒
妄花滿林非舉條所悅哀絃激軫庶識曲所就單詞鍊于萬
言寸珉抵于尺璧素絲曝若而緹帙謝其華清磬窈然而鐘
鏞失其聽豈云偏宕抑亦清真頻伽听然莫逆而笑也霽青
所造蓋如斯惜彼五曲九引殊情詭類卽非牯俗已等乖方
躋駁紕越又何譏焉

黃海樵詩序

自青湖徵君稱詩西冷著錄爲弟子者甚盛類皆溫柔自昔
矩矱切今聲來命騷詞往薦雅調鐘古吻無銖黍之差依軌
前跡有經環之合雖柔轡之馭不可以概盜驪承塵之覬未
足以固奇羽顧流別不凡典型未墜溺音無慚于西河俳說
謝譏于平子體直思貞有足多矣海樵于徵君齒在師友交
同羣紀傳聲接響踵武希蹤介然之行有異薄夫慨乎其言
絕非庸響語其氣勢則崇墉百雉泝波汎濫亦滄波萬派慘
澹于修潔之中恢張于嚴密之外固曰出必自己抑亦變不
離宗往者讌游乃多獻贈鄆城會合之句漢上訓倡之作游
晷再移漚侶易散中年以往感慨日多夫巖巖之峻一葉可

蔽嶽嶽之表衆响能漂阿私則儀容褚公槃辟則優俳枚叔
末流所優賢者爲劣至其頌法先民取裁尤雅輸攻不能陷
其堅趙咻無以移其習儉介英髦職志鄉闕庶幾靡俗之所
短海樵之所長乎三復斯製主臣而已

爰上舍三十初度序

男子三十禮始室家良以三加彌尊魁磊在望况茲踰稔曾
非稚節於以匡飭人紀挺竦家術陶淑鐘石之音伉合巾悅
之美然後望衢結軫聞瑟張弦捫霄夢蜚臨淵美躍四方之
志于是乎在然則三十之年責望重矣鳴琴在御而勗其初
懸弧在門以策其後修齊交禮切劘匪易豈可遠撫窈窕之
詞泛擬老成之頌不有直諒何申雅懷爰君家世綈緇而無
遺金之歎志行圭璧不免按劍之怒造物或忌其聰明人事
亦迺其遇合攝虺鞠稚古有吳興北叟南容且慙敬子輕蟬
之羽何足以負邱垤一蹄之涔非可以沃焦原然而孝友成
性形神無滯荆南聖童之目洛下才子之稱頭角甫露卽欲

絕轡而馳吐屬纚工已在凌雲以上英靈有集耆宿皆驚束
帛交徵江湖相望于是祥琴之音積日而彌永故劒之想踰
歲而亦衰朝霞陌上之花晚岫鏡中之黛樂府孔雀宋子河
魴恭聞嘉禮正及盛年吹簫之女詎宜將蘿作屋前馬之爨
不嫌列炬如城顧能高挽鹿之風修牽羊之禮俗尙所難豈
伊近始由是知河海之量非堂坳所擬卓犖之識非春秋可
限方今進善之旌樹

廟堂翹材之館滿朝列川嶽効瑞麟羽貢奇父君雖慨深懷
璧趣託忘筌理尙棲約質兼陶縱抑思芳蘭自潔不辭榮于
春妍逸翮孤騫非謝羣於天咫王陽早達固知貢禹彈冠馬
周奇才肯爲常何作奏不然懷禽尙之願則顛白未及踵梁

孟之躅則高寄亦迂勉諧倡隨以宜家室早自樹立以副功名
最君之婚亦以爲壽

鋤經堂遺稿序

嘉慶元年儀真夫子視學浙江觀風陳詩輯軒事也遂乃按圖索駿履晦披蘭謂天籟自韻雖瓶盃亦叶宮商候蟲能鳴卽蛸蠕多蛻風露至於林潛谷隱義煥通爻牧倡樵謳致均美俗咸資孤賞無有遐心由是錢塘王可齋先生及其次公履平孝廉詩採摭所及皆得入選導揚幽滯標舉孝秀逸珠未零殘竹可剡其爲功德豈直夢寐通靈衣冠肅謝而已吾友尺魚爲可齋先生之孫校錄遺稿將授諸梓守缺抱殘意亦良苦嘗慨通人著錄淹曷息影南面不易東箭匪珍此事之託重於妻子千秋之傳待其孫曾後人視之殊不甚惜摧燒拉雜卽亦幸免蟬飽鼠橫泐滅已耳以視尺魚賴有泚矣

賢孝之意曰備遺忘手澤所在豈論工拙抑亦俾讀輶軒錄者有所徵實焉

孫平叔中丞雕雲詞序

古三百篇皆樂府也竊謂當日公輔必皆手揮藝曠齒嚼宮
商然後輶車所至汁協謠俗燮諧僧響摠偉兆於黃鍾總醇
聽於白雪不然將何以宣鬱導滯觀風整俗哉詞之淵源上
溯騷雅美人託始於西方公子肇稱於七月故郊廟之餘不
廢窈窕鐃吹而外亦有燕私路寢笙歌垂隴雅集所由昉也
夫鳳吹激而百羽之聲瘖獅絃絙而三縹之絲裂奮歸昌之
奇羽統大魁之仙簫豈徒緯繡卿雲潤色郇雨亦將以滌靈
襟恢素抱也已平叔中丞擅大小雅之才情兼南北宋之體
製自夫尋春綺歲修禊蕭辰紅藥翻風白蘋吹雪撼頭廳之
鈴索讀福地之琅嬛濯紫鳳之圖於黼黻星辰而外吐春蠶

之縷於經緯天地之餘信乎珊瑚網密搜討無窮珍珠舩空
溯洄靡盡矣道光初元建節皖上遂因晏娛間及篇章裒集
樂句誚譏鄙人且謂趙宋而後極盛國朝朱厲所爲遠軼
先代然則陳彭之逸響嚴顧之鄉音識曲聽真或未之許也
夫朱多宕往厲最幽微中丞之詞睢渙自成嚶鳴相召靈籟
蕭瑟如聆法曲海水汨沒能移人情縈墜歡則疏俊爲多送
雅抱而纏綿欲絕浣酒痕於襟上永琴趣於尊前大抵柔往
若水妙轉如圓彈春星而河漢有聲寫小海而魚龍欲舞明
月著紙春在毫端秋潮入奩鉛流腕下處軒冕而杵臼不忘
見姬姜而菅蒯彌篤九疑綿邈五光徘徊一唱三歎莫乎遠
已於時柯雪振華檐冰戛玉鐙青烏几爐紅竹窗被濁醪以

代裘抽薺簪而當拍暖隨韻至聲與律同乃卒業以進曰自古聲音之道通於政事安雅之美貞諸性情彼夫較輓秦黃哇擲周柳以龐豪爲光猷假憤懣爲瑰奇亦自謂門槌拍板陣馬風檣亦豈知鈞天之奏無取箏琶帝臺之槩別有沆瀣向使辛劉諸人遭際隆平邳張風氣其必芒寒色厲張急調危不苦蜚慄亦流孤峻庾信有言斟酌雅頌諧和律呂豈其人邪中丞三十初度云但說文章堪報國恐蒼蒼未盡生才意此則臯陶夏箴后夔鳴球才是九州之被腹如千頃之陂激夾鍾而草木皆榮鏗鯨魚而碣磬斂色以騶虞王夏之元符演延露陽阿之法曲在心爲志審聲知音豈曰餘日怡蕩非以風民哉獨是如揆者悽似候蟲頑如凡鳥零陵文學虛

尋玉瑄於舜祠邛溝才人未識銅槃於漢掌舞非櫪馬聽媿
游魚顧辱知己之言兼有賞音之譽比之洛陽開府獨許宛
陵吳興尙書雅知東海俾得賡八伯之歌序一品之集尤以
見江河善下之懷不徒知澠淄易別之味已也

雙雛入夢圖小序

往見梁接山太守所爲杏殤圖春陰澹然老懷無藉升屋之
呼魂穉不聞酹地之酒苔嬌欲死南岳詭語波聲若雷東野
瘦詩娛光如雨亡禮之禮或曰過情宜殺而厚亦豈言傾弓
子茂才太守之長公子也此以懷節並此槁懷衮師嬌兒金
鑾弱女平方詛狸歲乃厄蠅優曇佛花慧地豈其幻影歸昌
靈翼當門詎曰凡鳥而乃委羽蜉晨謝華槿夕螢流文若之
星風隕道韞之絮於是緼火照夢蠟鳳之脂乍乾履綦存想
篠簞之音未歇在昔漢宮秋感蒼涼思子之懷宋院春風粉
墨戲嬰之筆悲不論年愛猶留影旣準鯉庭之悲并同雷岸
之泣

同時又殤其一妹

語云寧爲過情母不及情此圖之作又何戾

三

四

藤陰倡和圖序

藤陰倡和圖陶鳧鄉觀察客商虞時紀事而作也時則春陰
流苔繁花入畫馬曹似水鷗侶如雲尋梁苑之俊游訪夷門
之佳俠聯舊雨今雨之歡寄圍雪散雪之慨雕龍炙輶以敵
淳于濟河焚舟而待康伯縱吻則大鳥之飛三年迴盼而駿
馬之價一旦當其奮翻鱗翼噓喻風霆誰復能比轡嚴徐撫
塵襲曠而乃扶風帳後夏侯簾前解來匡鼎之頤窺得崔護
之面賞音則湘水瑟希摘句而吳江楓冷釵飛釧舞筆驟牋
馳可謂擁髻無慙斷腸有集矣旣而天涯契闊人海升沈觀
察已迴翔中禁敫厯外臺靈濤泝漢尙結想於微波勁風
凌虛猶縈情於鍛翮摩挲絹素佚宕心魂染紅袖之餘香漬

練裙之剩字禪纔三宿刼已一塵睽此昔游豈云結習古者
齊臺三歸詩通管甯魯殿一賦句授姬姜使果宛若可招清
娛許侍則花間寫韻讀必雙聲燭底修書衣多半臂何煩焦
贛歎夾河之婚船楚昭求涉江之遺履然而珉玉異質茵溷
殊遭琴燒爨下之鳳硯幻隍中之鹿手中紈扇塵滿秋風匣
底金刀鋌沈淮水人天絜息士女低徊固婉孌之可憐抑魁
磊爲尤甚不然如張子白蔣伯生者生際頌平才均傑上杜
陵男子稷下諸生偏銜蕭育之悲竟歎龔生之天遂至荷戈
紫塞酌酒黃鑪亦獨何哉由斯以言則 觀察茲圖固將袂
濯幽滯激揚蕩落借匏瓜求匹之微辭寄麒麟吐哺之偉抱
豈獨蒼茫挂劒之思忼惻亡簪之感徒以記陳迹繫墜歡已

也

閣部蔣公六十壽序

道光四年秋七月

上命直隸總督宮保尙書蔣公協辦大學士禮崇揆席德贊保衡昆命叶於金甌光緯耿於玉節翕然人望禕而風稜明年春公邊琤述職麾鉞朝正陳畫室之英謀踐端門之才地

天子以公槐鼎勛高彤弓績茂開鄭僕射之履聲解顏輒笑踵魏太傅之掌故上殿不名屬黃圖清晏中外臚歡赤舄旋歸臺省交慶於是三月之吉公年開六秩矣竊惟往載所述名臣或奮崛於孤寒或槩懷於淹晚公躍鱗勲門造羽綺歲甫從鼓篋便絕嬉游偶見均輸已知疾苦馳英譽於

聖童副殊眄於國老早梅七字呂文穆宏獎風流煨芋一炊
李鄴侯太平宰相固已識膺雀錄顧掃驥羣威儀則丹青在
顏爭驚嶽色藻繹則雲霞入手能畫天容至於金版六嵌玉
鏐五勝莫不蒐獵華林庖饌石匱啟苞符之扁彙資文武之
韋絃舉笏畫地山川已盡其險夷珥筆牋天謨典亦被其點
竄學爲王佐歎作臣鄰抱負已然擔荷何媿旣而迴翔親切
倚毗搜揚疏玉海而納衆流張珊網而羅奇翼采蘭閩嶠索
駿汧陽上嵩少而摘三花循英韶以沂八桂遠馳炎徼邇校
南宮於是四海生徒俱歸馬鄭兩朝卿貳半屬淵濶何其盛
也而公終以道在兩膏功資衣被必使均諧六缶翊戴三
靈旋斡陰陽舞蹈瑞應然後可以彰映臯蘇參隨方召故夫

廉車修飭藩條旬宣溯自解巾泊乎受節飭佩刀以銜華曜
杖斧而服猛凡有騷除咸授方畧祆鳥誅而神雀自集於庭
噩魚徙而凡鱗不改其宅江淮草木皆懾威名牛斗星辰絕
無沴氣荆揚扑誦滇粵救安方公之總督四川也騶虞綰
符鼂牛問俗乘障過黑水之北羿箭到青海以西甥舅碑高
僧祇戶大遼闊數倍於漢唐抨彈兼及於衛藏公填撫三
年控制萬里著韋臯之烈帷幄紆籌入光弼之軍旌旗改色
一時犁庭奉怕寵官投戈小有磐牙卽皆解辮緋魚坐鎮琴
鶴無驚成韓范之殊庸兼孫吳之偉畧公之臯牢單外帖息
邊裔爲何如才也夫天保采薇治分內外風后力牧轍合古
今旣戢四陲聿來三輔馮翊扶風左右夾股肱之郡元英厯

室保釐到父母之邦於時懷襄孔亟饑溺方殷東淪碣石之
鴻北渡滹沱之豕地真虎尾民欲魚頭雖家有河渠之書人
獻縈襪之議而竿緡有常挽粒難繼加之蟲孽重以青災使
非公之焚香午夜輟膳晡時沈璧馬於宣房爭水衡於計
相轉粟重洋亂帆飛渡授炊附郭萬竈齊開亦何能羣慝潛
弭大酺徧渥此置鄉爲更生彼區田曰續命於以仰答

吳綽上慰

垂旒哉而或以公弛張威械恢拓綱紐喬岳之崇而不遺
土壤勺水之止而妙鑒纖微固由智慧抑亦神通豈知誠則
生明靜以致遠南鶴北鵬非徒資夫搏擊左麟右鳳亦亟假
以游翔愛憎胥忘靈蠢共見是以鵠臬徙後尙回首於巢痕

蟻蝨烹餘亦銜恩於鼎鼐侘若李京兆來而粟賧婦孺皆知
段文昌禱卽雨隨魚龍競舞一船蕙苴島夷傳馬援之廉四
壁青藍贊舍起文翁之化地不愛寶泉流九府之銅谷可回
春澤潤萬閒之厦述祖德則駟馬高門懷民彘而篠轡滿路
殿閣鳴珂憂珊瑚於鸞掖冠纓壓翠逾鷄鷄於貂璫敷厯非
常尊榮邁等信十節度之所震疊七太尉之所競爽者已抑
又有說焉夫豐澍滋生必傳天而效潤飛艫載物亦藉水以
成能自古明良之盛恒以際會爲難 公則颺拜三朝賡歌

八伯

繼述之聖交孚忠敬之分益篤用能從容許國密勿回天言
澹災則九頭圖陳論治安而三足記備綢繆膠漆捍闔風雲

直使丙魏避席於孝宣文富歛衽於康定謂非遭逢之盛美
禔福之單厚乎恭聞平格祇薦嘉祥

誥封一品夫人 馬夫人眉黎同慶胸已交縈白頭舉案尙
能記博議之書黃閣添籌猶不廢答拜之禮山濤位至上公
旁無嬪御顧悌情隆敵體見必衣冠園拔魯相之葵階種謝
傳之玉退思岩啟後樂堂開燦門蔭於冰條振國華於藥勝
一欄芍藥考祥開金帶之園九節神芝貴老契玉符之瑞紀
成鳩萬八千歲之春秋統台槐二十四考之勛德頤賢典重
錫嘏恩稠

賜帶萬釘拜衮百襲趣深樂壽寫蕭瑀於佛象之旁品絕班
行隔鄭宏於屏風之上便蕃萬石洋溢北扉福衢壽車揮雙

管於

宸翰龍梭翠鐸披一品之天衣聽衢巷之謳吟絲簧繁會矧
賓僚之飫感鼙鼙煬和某等載依東閣得就宏綱分隸南畿
媿稱賢屬親風度於白筆紫紗奉威儀而輕裘緩帶徂徠新
甫附泰岱而彌卑辰序半星近文昌以耿曜秋多薦鶚馘每
鎔金竊附稱觴敢辭摘藻惟卽 公之邁辰選時同德合撰
爲開濟之老臣副熙和之嘉會元史臣之言曰國家當全盛
之時大臣有耆艾之福推其有餘可芘當世然則 公之羽
儀郅化彌綸元氣豈第如劉文清公所云二十年而已謹序

戴方伯六十壽序

道光七年冬南江先生奉

天子命開藩畿甸四輔修和百憲綏輯規准風偃光塵景附
明年夏先生耳順延釐眉齊肇慶謳沸如海歡騰過春指恒
沙以竿籥仰斗杓而注罍豈無綈縠第頌岳庭顧或絺繡輪
囷而不知卿雲所由起溯洄浩汗而未極渤澥之所歸過與
不及萃貴營美唯雕嘯不殊嚶鳴相召準朝野之公言抒規頌
之媿惜其爲知言抑可許焉先生瑋表魁磊異稟流峙近濤
嶽以降靈礪滁水而渙采岐嶷負經神之譽簡貴爲耆宿所
驚尊南資政公抱貞守璞媚學抗時察舉孝廉扶掖彞訓攜
春風而聽黃鸝依園水而宗白鹿循誘標著義方尤嚴教始

人倫學先器識堅白明志澄清在懷由是過庭鯉趨升堂蛾
述睇霄漢以養翮披榛荆而樹蘭遂使膚寸初起已氣含霖
雨覆簣伊始卽勢具巖瞻自儲曾閔仰副 旁求親教龍夔
上資敷歷斯則肯構之先路報國之初桃矣若乃扶搖大瀛
馳驟

皇路遙羽拔萃之科接跡 右文之選詩歌冠白雲之司星
辰貳皇華之使耀郎位于太微耿奎躔于少室觀察江淮廉
訪畿近凡所張弛無閒中外英譽延于臺閣興頌逐其麾幢
竦氣象則撼之如峻峯瞻風度則就之若嘉蔭四時皆春儼
其睟容百尺無枝譬其節槩斯又親暱者未易知丹青者難
爲狀盛德令聞何爲者耶因是知所以壽先生矣夫以富韓

之偉抱兼賈陸之大猷抗論易涉于激昂俯視或滋其疏盪
先生嘽嘽守易抑抑明詩懸履虎之圖謹委蛇之節六馬可
對三篋勿忘其沈默匪直溫室之樹而引避不獨朝歌之車
緝密內含撝謙外被雖獨孤明鏡德裕青萍神鋒剖于皂衣
沃膏淬夫赤管而暗作臯陶雌猶老子有八窗四闔之聰明
無長目飛耳之煊赫施博守約憂乎難哉又若通塞旣殊素
行亦異苟改初節卽媿匪躬先生自其少壯不慕貴游蘇湖
教授方躍三鱸濂洛生徒爭摧五鹿燭盡則招涼月以繼晷
紙貴則裁綠天而染翰掃軌木蘭院裏寫書芍藥堦前通籍
承明尙寄馬周之旅舍受知特達不改孔魚之衣瓊筐誰
貽脂韋不累秦岱辭土壤而益高河海拒潢汙而彌大然而

貞不絕俗清轉畏人自三命滋恭已踵偃僂之美而一介不
易依然和煦爲懷夫由前之言敬慎如彼由後之言廉儉如
此然則矜嚴繩已而不以慘礪爲高濤方奉身而不以仄隘
自病留于物者有餘得諸天者自厚所謂仁者靜恭則壽殆
庶幾乎嘗讀采薇天保卷阿魚藻鹿鳴諸詩知 國家柱石
之寄綦重純常衮冕所貽允歸耆艾上以應太平之祥符外
以副老成之素望審是則崑崙之觴沆瀣之酎豈徒爲先生
慶而已德配任夫人戴勝修儀敦蒙協德青藍出于女師窈
窕合乎陰教南濠鐙曉肺腑聞跽旦之聲東眷琴諧耦俱罕
勃谿之詬綿瓜瓞于無斁承蘋蘩于有齋中裙屐厠信石奮
之家風廣廈塵埃安周捨之居處載膺翬翟而澣濯必親已

列鼎鐘而粗糲不厭于以贊成清德敬待名臣巾帨承
恩梯几偕老翼毗勞多修齊道洽咸恒合撰福祿交綏先生
應亦有以壽夫人也

陳汾川先生暨德配查太孺人六十壽序

懿夫仁知之性樂壽效其崇深天人之際淳澆異夫修短觀於竹箭駛湍而迴波以綿遠自逸琰輪迅往而條風以榮養自培然則問彭篴之道訪盤古之齡熊經鳥伸齊物之寓言琳書斗檢畸士之華說昔人祝美之篇不著於集厥有由矣汾川先生被飾四業鏟削三游獨行之傳仰鏡前修偕老之義上希往轍迴波條風由前所喻承流奉軌理取一揆先生德配查太孺人揆姊行也又辱與哲嗣雲伯爲昆弟交贅聚人海馳逐文玷齒之強弱罕譬於魯衛地之密邇踐迹於雷陳諭彼淵懿習其稟承而後知其所不可及者五焉夫直鈎不餌潛鱗感其忱危巢不探乳鷇銜其恤乃若幽贊所及白

駒維谷惠風所被枯木生黃名其鄉爲崇仁之里指其門爲
履道之宅薜蘿被屋作廣廈之想雨雪載塗有施衣之思益
無儲粟待以舉火者數家炬有贍膏借其餘光者徹曙此其
所不可及者一也然而博施之譽豪侈所攘游俠之行閭巷
能勉故有指困道傍則然諾如山煮豆釜中而飲泣如雨先
生則迅寒急景驗大被之奇溫甲謗乙怨見施衿之不易田
宅可讓何有於銅盤重肉婚嫁有願均及於玉樹檀梨巖棲
窈窕山嶽懷其幽響荆枝紛郁花萼蒙其澤色此其所不可
及者二也若夫地上槐黃門外鵲立心似彈碁之枰腸轉露
井之索遂乃畢志烟霞冲襟鸞鶴以拔劍斫地之概爲抽帆
到岸之人此其所不可及者三也然而哲嗣騰上蜚聲如霆

雲伯方以詞賦雄寓內青海元龍九野契其夢游瓊笈琅函
萬花涉其遐想甫登賢書乃膺赤紱充楹之書卽治縣之譜
過庭之訓卽讞篋之條將使吳泉易其貪廉段溪轉其好惡
此其所不可及者四也况夫皓首安歌齊年稱慶綏山之桃
大於所舉之椀元都之鶴高於小隱之几謝稚鉛水寫孟母
之圖陽武蛭脂教范滂之傳如陟五嶽俯視無非兒孫亦竝
列仙筓拜依然夫婦此其所不可及者五也叢善旣臻乃徵
胡耆賁五履二騰書其潛美絲三竹四軒贊其驪聲漢核齊
花欲開可待頃刻陽桃候棗一熟已閤百年踟蹰慮後稱述
爲慙摺逸殘竹浮靡勿尙藻被無似可任主臣

倪母毛孺人壽序

吾友高子高之游京師與予同居雲繪園落落人事寥寥酒
徒枯腸芒角滿吻風霜蓋不以衆人人予也予乃得耳其生
平子高少孤贅婿于倪事外姑毛孺人如其母明年九月子
高將南歸錢唐爲外姑介六十壽其婦弟子同適以游庠聞
乃責倩觴之詞于揆曰外舅芳遠先生卽世子同弱齡耳孺
人若屋補羅繩牀劉薦霜杼織曉月杵春寒金生銜索之魚
門有張羅之雀蹙蹙孤脩脩予尾或者謂劉蕢風漢乃始
就書任昉孤兒何能績學岌岌乎將辱匡衡於保徒屈兒寬
於都養矣今乃家術依然書楹無恙眼中驥子方披利市之
衫腳底槐花行入登科之記非孺人之獨抱遺經力排羣議

安致此耶吾杭自毛稚黃先生以古學振起西泠百年遺址
尙傳歆景之樓萬紙爭鈔多讀藥雲之集孺人其宗女也靜
女有季蘭之姿良嬪出條桑之館禮儀卒度所自來矣蓋自
夫婿善游身世多感餘姚書佐斷雁經年蠻府參軍瘴雲何
處麻衣歸曼卿之喪雪涕諫柳下之壘梁女之行將旌其里
門已婦之臺必榮其棹楔理固然也子高又言孺人節概如
松襟期勝雪所居在梅家橋側蠟粉圍牆魚衣遶檻圍花下
榭白髮頻來看雨修節青裙小住佛花簪髻潛鱗聽其繙經
山果墮枝涼鳥窺其覓句以故十年課子口不言貧斯又極
彤管之箕穎柘館之泉石焉聖善備矣曼壽之詞何以加茲
略次所聞以復于子高不敢飾也是爲序

屠太母五十壽序

懿夫通德高門爲人倫之選斯千美詠卽家慶之圖故夫攸
芋攸躋總名教之樂無非無儀括內則之蘊蓋處順則肇悅
無聲履素而絲麻自曜牛羊勿踐莫遠具爾鳥鼠攸除何庸
奇節良由貽懼之戒卽有齋之訓外以弭谷風之如遺內以
致楚茨之攸酢胥由此也予嘗交于錢唐屠孝廉倬近十年
屬雲之氣自欲干霄總髮之歲亟知磨踵希其植行嘉實纍
於芳林喻彼出游蟄雷驚于垓戶鳶肩騰上尙跼步以自疑
羊質懷慙且望塵而側目雄譚滿空何啻吐納湖海丹毫在
手輒擬繪畫日月竊由姿稟之異覘其聖善之美又嘗因孝
廉得侍教于尊甫蘭渚先生尊人卑已淵乎有容由近及疎

秩然成序重趼萬里可以手畫山川衣被數家知其腸如錦
繡豈不必賻歎世事于奕碁義何勞頡謝羣情于沸水然且
分卜式之田割郇成之宅交讓之譽非張融所獨擅如賓之
敬詎冀缺所能私迹其養素邱園邗美鄉里溫風在顏可消
蠶牖之冰嘉蔭入坐如傾素交之蓋崇尚風義固由性成而
不聞射牛之言兼有抱鹿之助是知戒旦之勤殊司晨之繆
操縵之奏收續膠之效抑可謂袞飾六珈昭宣三繫又嘗客
孝廉之家食野承筐汜埽擁篲談藝麇集款求仲之門式好
燕衍下陳蕃之榻謨訓在誦而壁有餘光冠履交錯則衣無
常主嚙嚙往哲越石聞雞睥睨凡流文淵刻鵠狂狷所分欣
厭攸別乃畝首餘糧尙煩剉薦廬中窮士不減饋殮雖巨卿

締交登堂之拜未肅而孟陽末坐窺客之言不忘設悅在邇
奉觥恐後珥筆致頌毋取溢美庶幾韋絃之契喻諸羣紀珩
璜之德副彼姬姜爾已

誥封一品太夫人孫太夫人六十壽序

建威將軍孫詒孫襲伯之辭爵也鳳舉雲臺之表鴻霽海岳之外國爵屏貴底力辭豐彩纓動色於高蹈鈞軸然疑於抗言神髻波詭萬鱗迷其浩蕩隱霧鼉騰羣走眩其顯晦中智而下才絙於遺譖疎屬以上慮災乎達節田蘇無由與穆子之先鮑生何以議陵陽之後太夫人獨從容謂襲伯曰盛滿無過於謙約優渥不可以虛受爾以呂伋少年入侍宿衛王崇任子遂躋列候舊德前勲繼武匪易又安知石慶醇謹乃無反室之嫌馮參矜嚴不被五侯之憚耶亟宜陳乞其與予歸淵泉非怒霄漢非悅於是歎太夫人之德才爲不可及己嘉慶十六年十月初吉爲太夫人六十壽辰敬以一

言介觴曰

聖人之世帷宸御外房樂治內嘉氣氾濩下逮魴鯉朱草曜
上白華榮下江漢之美展於風詩山河之儀映諸圖史如
太夫人者崇惠問於珩琚迪嘉徽於槃悅發祥流慶介福延
禧所以自致于樂壽者可得而徵焉 太夫人爲 國公先
生之長女 先生於 文靖公同年友也文章爾正直諒多
聞蘭雪寫曾史之懷雲霞締范張之契當 文靖公節制嶺
嶠填撫甌路忠規獄時武節飈流犀布璫璫充貢於黃門名
王侍子侍次於籩館畫室謀諧行臺列著此豈公孫朔方之
議買臣能難陳湯按劍之怒延壽敢撓 先生乃執訊從容
解衣磅礴盛稱田蚡東甌之言略引君房珠厓之對旣而拂

衣歸田著書娛老飛沈之見不殊元白之趣自喻 太夫人
稟承淵鑒殆庶姁儀受女史彤煒之法頌雞鳴晨風之詩辨
絃而瓠巴聽其鰾魚施衿而憲英輟其綃錦瓊映瑤暉淑範
端於庭訓鳳慙驥沮卓識過於門才昔曹大家之賦東征曰
先君行止則有作兮雖其不敏敢不從兮則宜乎 太夫人
之葆此貞亮希其遐福此一徵也其來歸 贈公也 文靖
公方敷歷中外兼資文武出無文犀造謗之嫌入無好時買
田之約 太夫人佐 贈公綜家政左袵右襟前籌後籌不
高不卑以整以暇賓澡之盛上奉家廟軫轍之美旁洽先後
贈公實賴之使伏波無季良畫虎之憂陵里免石建書馬
之思 太夫人力也自古勲舊之家比蹤田竇冠蓋之里溢

美濁質車騎震騰綺繡山立奉容儀則膏沐如雨仰恩私則
咳唾成雷步障十重頽霞謝其朝采明珠萬斛星辰匿其寒
芒是固然矣 太夫人貴不挾驕儉克由禮衣被所逮曾無
德色鞭笞之餘乃有頌聲此則笄珈總其軒輊修滄郁其芳
馨椒桂馥夏豈同蕭艾之年蠟醜燭秋匪伊熠燿之夜又一
徵也襲伯以世職奉 太夫人居京師 太夫人以卹緯之
心就養堂之奉授遺書以教忠拔菁簪而示儉斷斷如也已
而襲伯爲散秩大臣珥豐貂飛赤舄賢左戚右鄂驟褭馳扈
從於觴觴葆旅之間環衛於鉤質弄田之外四姓良家爭欲
奉其槭斂五陵豪俠不敢跨其結轍論者謂其年少如富平
侯其貴盛如萬石君其門第如鄧仲華其家事如隨武子

太夫人休澣

兩朝起居八座今

天子堯賔紀歲軒鏡澄霄延賞推恩教孝壹惠

制曰爾

蘇氏世號女宗家傳母範箕裘似續實生矯矯之王臣門第
光昌誕啓桓桓之世胄茲以覃恩封爾爲一品太夫人於戲
壺儀被飾 天語褒嘉其在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襲

伯有焉又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 太夫人有焉又一徵也

襲伯旣得請歸丹青曾閔韋弦梁管上同元成之辟兄俛類
安仁之將母荀顗色養久以孝聞邵平賢者乃於隱著池館
辟疆之園棨戟履道之宅圖書縱橫賓從都雅於是攬仲容
青雲之器續廣微朱萼之篇潔圃饒蘭冰河膾鯉東海來上
元之使半漢朗婺女之星神璣一挹則萬葉皆花雲璈再奏

而百羽起舞樂養無方尊榮邁等乃進而爲僕爵之詞曰五
風繁郁披芬芳鵬翔霓舞升其堂黃金犀毗公子裳蘭英之
酒流霞觴中有命婦迴鳴璫歛容緩氣暖以長睴侍吐屬皆
宮商搏拊雷怵爲樂方鸞鸞鸞鸞庭堦旁舒顏引睇安以康
長宜子孫俾熾昌